

新書

函一
二冊

卷五

傳職 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

建本有宣字或校改作宜潭本無

或爲之稱詩而廣

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

填與鎮同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故志古先之志也建潭本作故

設訛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

以聖人之德者也

學讀爲數潭本作教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

長復以道之信

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也俗閒本作長短訛

明度量以道

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

儻與明同

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齋肅以道之教

潭本作敬

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

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摠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

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

潭本作儀行建本作義德今從別本

章恭敬以

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

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

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

大戴禮作學業不法無天子之三字

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

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

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

不誠於戎事

建潭本誠作直案輔佐篇云有戎事之誠今從別本作誠字大戴同

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

建潭本脫行字大戴

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去授於疏遠卑賤

去客同大戴去授作

鄰愛鄰亦與客同

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

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

經不法不古

教誨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

言語不序音聲不

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

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

趨行讀促行句絕建本下有得

字別本又作不德大戴作不得

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

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

建潭本作燕業

及其學訛

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

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僭問小誦之

不博不習

僭問別本作簡聞大戴同

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

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

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

潭本作不以彰德少下二句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

噍當作譙

小行小禮

小義小道

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

居處燕私安所易

大戴作安如易如而通

樂而湛夜漏屏人而

數

下疑有脫文大戴無此六字

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飢

而憊

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憊作餒建本作餓字書無餓字或二字誤合大戴作飽而強飢而憊無兩

食暑而暍寒而懦

別本作嗽大戴同

寢而莫宥坐而莫侍

建潭

本作

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

皿亟顧還面

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

而器御之不舉不臧

大戴無而

字器御倒

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

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

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

訟與頌同譚本作頌逆大戴作

迭不知日月之不時節

次不字大戴無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

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

譚本作情建本作清皆訛

凡此其屬

太史之任也

保傳 連語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

譚本二十世而亡

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

譚本有也字

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

士質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

太子建潭本作天子訛

故孩提

有識

潭本故下有迺字與漢書同大戴無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
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

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潭本脫不能無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建

本亦同又不正也無也字楚之下有地字潭本楚言作楚聲

故擇其所嗜必先受

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

知好色之語乃約略其年歲之所至耳如

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妃色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

日語意故爾輕誚潭本從漢書作知妃色

學者所

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

功不遺矣

聖智潭本作賢智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

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

得矣

建潭本別本並作理道今從沈本

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

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

虧膳之宰

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作記過虧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

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

字而

上大戴有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

過書二字有

敢建本

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

作箴

瞽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
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潭本失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

天子不得爲非也

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

好學多聞而道順

別本順作愼大戴同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

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

也誠立而敢斷

建潭本作敦斷今從別本大戴同

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

大戴輔作充意作志

常立於左是

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

天子之過者也

末者字建潭本俱脫大戴有下句建本有者字

常立於右是

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

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

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

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

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

潭本作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

戴史亦作吏而作如

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

潭本無而字

夫殷周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

建本有者字

是

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

別本作變與漢書大戴同沈本作故

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建本濫作疑

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

潭本脫聖字

有天下而宐然苟背道棄

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有助也紂之官衛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

潭本作頭

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石

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

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

建本衍羞

甚二字今從潭本去之

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

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

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已之

罪也

已建本作紂

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

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潭本作而後人不知戒

梁嘗有

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

別本亦有罪字下同建本別本又有雖梁

王亦疑五字今從潭本去之

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

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

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

新序

吾下有子字潭本焉作爲非是

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

此五

字建潭本俱脫新
序有之別本同

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

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

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

別本從新以
序作大說

以

臣諠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

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

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

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

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